

太華希夷志序

帝八

愚除晉寧河中府之幕職審過華山給聞希夷先生遺事公務之暇采古書所錄或訪語之談其高風峻節信乎前宋一代之異人也故作太華希夷志以紀之先生明易深造玄妙之理視人之禍福物之休咎其應有如著龜當五代之時有撥亂濟世之志所學得皇王帝伯之道聞宋太祖登極知天下已定遂入華山為道士徵召不至及太宗即位三宣至闕下待以賓禮賜坐與語所論事之凶吉靡不徵驗欲拜官堅辭弗受不久放還山跡雖方外之士脗合中庸之道其脫落塵世泥滓軒冕傲睨公侯視萬乘若僚友恬退高隱不尚勢利足抑奔競之流可追配巢由嚴陵之節其崇名教厚風俗以助萬一云回顧吮癰舐痔奴顏婢膝昏暮扣人之門戶驕人於白日者猶醬瓿之醜雞奚足論哉輅遠居保郡官除蒲川為家貧不免二千里來之任初兩任教官連任縣職館閣名公鉅儒累舉詞翰之選當路齟齬不果用僕恥於奔競故碌碌

碌居州縣之職以代耕未能展平生讀書之志恒鬱鬱不遂因閱古傳記感希夷先生之高節編次成一書俾新學之士激勵其志內有差訛鄙俗傳者之誤志其固陋就撰以補綴之以寓高遠之趣庶幾有取焉延祐甲寅秋七月己未日訥齋張輅序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太華希夷志卷上

登任河中府知事訥齋張輅集補撰

先生名搏字國南亳州真源人幼歲戲渴水一作青衣媪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欲聽悟過人青衣媪者長習舉業後唐長興中試進士不第隱居武當山九室巖辟穀鍊氣二十餘年或傳夜靜焚香讀易有五老人至厖眉皓髮容貌古怪常來聽誦居日久搏問之老人對曰吾儕即茲山日月池龍也此間玄武據臨之地華山是先生棲隱之所也異日希夷默坐五龍忽詣令先生閉目陵空馭風終宵至華山置坐於盤石之上開目視之不見五老人去向或云睡法即龍教也龍善睡故云多閉門不出獨坐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熟寢如故始異之因問以黃白之術搏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宜宜留意於此乎世宗不悅放還山賜號白雲先生令長史歲時存問先生負經濟才初五代間自晉漢之際每聞一朝革命輒望感

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先生攬鏡自照曰
非仙而即帝其自任如此宋太祖與趙普遊
長安希夷逢之笑而隨驢曰真人亦在世矣
輒握太祖之手曰可市飲乎太祖曰可與趙
學究同往希夷睥睨普曰也得也得相隨入
酒肆普坐席左搏怒一手引之曰紫微帝垣
一小星輒據上次可手斥之使居席右已知
帝玉有徵矣後先生引惡少數百入汴州中
路聞太祖登極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大笑曰
自此定矣詩曰鞫鞫四十年來睡不覺東方
日已明先生即入華山隱居爲道士宋太祖
累徵不至及太祖崩太宗即位至道元年四
月十日帝坐垂拱殿時和歲稔化理均平問
先生之名久矣厭紛華之世喜清淨之教差
殿東頭供奉官陳宗顏爲使齋詔書并御詩
往華州華陰縣華山雲臺觀宮陳圖南先生
至四月十四日抵華陰縣縣宰著作郎丁壽
明迎接入縣時薄暮止宿焉來曉同天使四
月望日至雲臺觀與道士鍾希晦相見引導
見先生報曰皇帝宣師父先生盥手焚香拜

禮畢聽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克服八方威臨
萬國遐邇悉歸於皇化華夷亦致於隆平知
卿抱道山中洗心物外養太素浩然之氣應
上界少微之星節配巢由道遵黃老懷經綸
之長策不謁王侯蘊將相之奇才未朝天子
卿不屈於萬乘身真隱於三峯乘風猶不舉
朝稱賀御詩曰華嶽多聞說知卿是姓陳雲
間三島客物外一高人丹鼎爲活計青山作
近隣朕思親欲往社稷去無因先生聽罷詔
書并詩對天使曰貧道棲真物外修鍊山間
無意求名有心慕道不願仕也待天使禮畢
未肯來朝即答回表并詩云伏念山野生居
吳地長自漢南成童以習業儒林壯歲而徧
遊洞府性同獲鳥心若土灰不曉仁義之淺
深安識行藏之去就敢荷作服脫簪爲冠體
有青毛足無草履有意慕羲軒之道無心誦
管樂之篇南華道德頌看黃閣玉堂絕念數
行紫詔徒煩彩鳳嘶來一片關心已被白雲
留住苟臨軒陛貽笑聖明詩曰九重特降紫
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綠山色滿庭供畫障松

聲萬壑即琴絃無心享棣登台鼎有意求仙
到洞天軒冕浮榮絕念慮三峯只乞睡千年
使見先生堅意不肯應召得回表并詩於四
月二十四日至京師進呈於紫宸殿太宗讀
表與詩畢知先生不來甚弗悅念不已即
當年六月三日帝坐垂拱殿召殿東頭供奉
官張素真齋詔書再往宣先生至六月八日
到華山雲臺觀見山童擁筠箒而立天使問
曰師父在否山童曰師父於庵中熟睡正濃
使臣曰何以得覺山童曰擊頭邊金鐘使覺
擊之即悟先生知天使至忙起整道服問使
臣曰何故復來答曰皇帝爲陳宗顏宣先生
弗至甚爲失望特遣吾再來召先生焚香禮
畢聽讀詔曰朕伏惟先生白雲隱士碧洞高
人悟大道之玄門達希夷之奧理朕歎詔无
甚速迅景難留忽暑往以寒催漸顏衰而鬢
改雖達治世之略未諳鍊性之機廢寢忘餐
思賢若渴暫離洞府跨鸞鶴以飛來佇立宮
闈列簪纓以敬待先生讀罷詔書各使臣曰
貧道山野之人鹿豕同群登高望遠臨流漱

齒松君桂父吾之友也雲峯霞嶺吾所遊也
 孰羨浮榮之富貴哉請天使暫停軒轡止歇
 山庵作回表并詩以謝殊渥表云伏念愚拙
 深潛澗壑誤蒙天恩臣無諸葛之奇才君邁
 漢皇之厚德巨山麋之性野鶴之姿冠簪獨
 羨手道逸軒冕難禁手羈東高卧蒼龍之嶺
 蝶夢懸揚閣看玉井之蓮詩魂浩蕩餐烟霞
 於洞口採薇蕨於林間杖屨徜徉身心懶散
 鍊爐中之丹藥遠擬金仙避世上之虛名屢
 防嫁禍賴遭逢乎堯舜可疎放其巢由幸盡
 餘生遐瞻聖代詩二絕云坐逢聖代即堯年
 草澤愚人也被宣自笑形骸元懶散才疎安
 敢望朝天 調和四氣憑燒藥修鍊千方只
 要安黃閣高官無意總閑居佳境勝為官使
 臣得回表并詩力不能強起至六月十六日
 至京師進呈文德殿下太宗讀罷表并詩宣
 先生不至龍顏大不樂即當年六月二十九
 日帝坐垂拱殿宣內都知石寶問曰百官中
 有誰言辨者寶奏曰有內藏庫副使葛守中
 能言太宗宣至守中為使再宣希夷先生

齊詔書并御詩往雲臺觀七月七日到觀不
 見先生有知觀道人楊子遵言先生恐皇帝
 再來宣上玉泉觀進進坐靜去了使臣伴子
 導前導塵碑確石徑至觀所報先生接詔迎
 使焚香禮畢聽讀詔曰朕上承天命下撫民
 心兵消而四海咸寧化行而八方無詘位臨
 有衆含哺鼓腹以同歌道體無為鑿井耕田
 以安業知大賢之生世海晏河清望君子以
 教時風行草偃身未離於巖壑名滿寰區志
 恒想於蓬瀛心遊寥廓朕素知軒后博施之
 德實歎廣成修養之方地僻雖深王澤所及
 伊尹就徵而適毫孟軻隨聘以至梁命有相
 從禮無多讓御詩曰三度宣卿不赴朝開河
 千里莫辭勞鑿山選玉終須得點鐵成金未
 見燒紫袍綽綽宜披體金印纍纍可掛腰朕
 賴先生相輔佐何憂萬姓報歌謠先生讀罷
 詔并詩意懶赴徵聘言復辭謝天使守中曰
 宣命三次先生不可固辭豈不聞魯論云君
 命召不俟駕行矣詔旨宜抗拒又鄂書云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可辭也僕雖不才為

先生賦詩一首詩曰華嶽三峯客幽居不記
 年烟霞為活計雲水作家緣種藥茅亭畔栽
 松澗壑邊暫離仙洞去可應帝玉宣先生讀
 罷甚喜隨答詩曰鶴鷺翩翩即散仙蒲輪爭
 忍利名牽留連華嶽傷心別回顧雲臺望眼
 穿涉世風波真險惡忘機鷓鴣鳥自悠然三峯
 纔欲和衣倒又被天書下日邊先生賦詩畢
 與使者同行留別山中麻衣道友詩一絕華
 嶽峯前兩路分數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聾
 持知久人是人非聞未聞麻衣道者答詩曰
 獨坐茅庵迥出塵亦無衣鉢日隨身逢人不
 話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先生得詩默喻
 其旨相別訖與天使不久至京師於建隆觀
 安歇夜寢偶聞禁鐘響吟嘆世詩二絕千門
 萬戶鎖重關星斗排空靜悄然塵世是非方
 欲歇六街禁鼓漏初傳銀河斜轉夜將闌枕
 上人心算未闌堪嘆市廛名利者多應牽役
 夢魂間先生睡至五更聞曉鐘響復吟詩曰
 玉漏將殘月色沉一聲清響透寒音能催野
 客思鄉切暗送離人起恨深聽下驚聞名利

張枕前喚覺是非心皇王帝霸皆經此歷代
興亡直至今先生賦詩畢盥漱中搨時已昧
爽今使臣先入內奏言先生宣來見帝帝急
命宣至闕下見於延英殿先生服羽衣戴華
陽巾草履垂條以賓禮見賜坐上賦詩問曰
知卿得道數餘年鎮日常吞幾粒丹可許鬢
邊無白髮還疑臉上有紅顏終宵寢向何方
觀清曉齋登甚處壇肯為躬躬傳妙訣寡人
擬欲似卿問先生答詩曰臣今得道幾經年
每日常吞二氣丹仙釀飲時添漆鬢蟠桃食
後注童顏夜深只宿雲臺觀曉起齋登法籙
壇陛下問臣修養法華山深處可清閑太宗
覽先生所答詩大悅時上方欲征河東先生
諫止之會軍已與命先生寢於御園兵還果
無功睡百餘日方起帝驚異加號恩禮特厚
太宗從容謂希夷曰先兄太祖功高德厚宣
先生弗至寡人功卑德薄煩先生降臨丹陛
搏曰先帝不須貧道來陛下不免臣一遭耳
太宗又問曰昔在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
對曰堯舜土堦三尺茅茨不剪其跡似不可

及然能以清靜為治即今之堯舜也上善之
太宗多延入宮中與語謂宰相宋琪曰陳搏
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遣中使送
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
以授人乎曰搏遁跡山野無用於世修鍊之
事不知無所傳授然設使白日飛昇何益於
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洞達古今治
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君正是君臣合德以
治天下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
上覽甚喜先生以鶴書赴隴野服來廷太宗
喜其拔俗之標待以不臣之禮處之直館幽
廷西清扉勞襄野之遊自契崆峒之問八素
九真之要訣四覺七緣之妙門故其造膝沃
心之旨莫得而聞也太宗命先生相真宗即
壽王也太宗八子真宗第三使左右引導至
東宮王未起而迴帝問之先生曰王門廡養
皆將相王可知矣所見乃張相者揚相崇勳
郭大尉承祐也先生被召至闕下聞有士大
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搏曰得便宜
事不可再去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

再往聞者以為至言庸節詩曰珍重至人留
好語得便宜是落便宜太宗暇日與先生同
登東角樓閣觀市肆見樓下富人日高纔起
洗漱問左右是誰之家或奏曰此東京豪富
民耳即吟詩曰人人未起朕先起朝來萬事
攢心裏可羨東京豪富民睡至日高猶未起
先生答詩曰昨夜三更夢裏驚一聲鐘響萬
人行多應又是朝金闕臣自無官睡到明太
宗見先生所答詩大喜來日早朝上欲以為
諫議大夫先生堅辭不受乃作退官歌并詩
一絕歌曰道能清道能靜清靜之中求正定
不貪不愛任浮生不學愚迷多悞悟時人笑
臣不求官官是人間一大病官卑又被人管
轄官高亦有人趨使或經泰或經鄭東來西
去似繩劍直至百年不曾歇算來爭似臣清
靜月為澄水為鏡長柄葫蘆作氣命出入雖
無從者扶左有金龜右鶴引朝日醉長不醒
每每又被天書請時人見臣笑呵呵臣自心
中別有景又詩曰元氣充餐草結衣等閑無
事下山稀不侵織女耕夫利猶自傍人說是

非太宗見先生堅意不肯就官祿問先生有濟世安民良策留之可也希夷曰臣總角慕道壯歲遊山處心澹泊默悟玄風濟世良策未暇知也臣頗好睡幸放還山可也隨賦辭職嘆世詩一首云南辰北斗夜頻移日出扶

桑又落西人世輕飄真野馬名場爭擾似醜雞松篁鶴鬢交猶亦執李紛紛春漸速識破耶耶塵世夢白雲深處可幽棲太宗曰寡人召卿來方期陰陽燮理朝綱整治安國家濟人民不意先生只說山中之樂惟睡為念信

有說乎先生曰然進睡歌一首云臣愛睡臣愛睡不則睡不蓋被片石枕頭簾衣覆地南北任眠東西隨睡轟雷掣電泰山摧萬丈海水空裏墜驪龍吟噉鬼神驚臣當恁時正野睡悶想張良悶思范蠡說甚曹操休言劉備

兩三箇君子只爭些小開氣爭似臣向清風嶺頭白雲堆裏展放眉頭解開肚皮打一覺睡更管甚紅輪西墜後又口號云問君世上何事好無過曉起睡當早庵前亂草結成衣飢餐松柏常令飽因說山石脚絆倒不能起

得睡到曉時人盡道巨憨痴臣自憨痴無煩惱先生初在周顯德中人訪其居窺其戶聞然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其遺骸塵鬚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運而起曰睡適酣矣奚為擾我州將羅

彥威以聞太宗知先生堅辭不仕欲求還山帝命百工聚集貨物於五門前歌呼喧闐以誇萬民之富庶約先生登覽謂先生曰京師豐盛若是安忍棄寡人還山不同治世乎先生曰鳥獸棲於林麓魚鱉游于江湖各有所

樂耳太宗指示人烟轉集處問先生曰見否曰見帝曰見甚先生曰見富者貪生貧者競命太宗默然須臾下五門還殿詰朝先生入內堅辭還山帝懇求濟世安民之術先生不免索紙筆書四字遠近輕重帝不諭其意先生解之曰遠者遠招賢士近者近去佞臣輕

者輕賦萬民重者重賞三軍帝聽罷大悅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賦詩以寵其行又詔華州刺史王柝時就存問以原其闕由是海內無賢不肖聞其風而

慕之其願操几杖以師事之者不可勝數將出京師先生賦辭朝詩云十年蹤跡路紅塵為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終榮事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太宗

為先生堅要還山不能苦留上賜龜鶴鞍馬等物餘重物堅辭不受惟茶藥而已令使臣以安車送先生至華山雲臺觀賜號希夷詔曰賜詔陳搏一代高人累朝通客慕我隆平之化來修觀謁之儀不有嘉名何彰真範宜

賜號希夷先生臨別留詩一絕云華山高處是吾官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太平興國初太宗差天使持詩再召先生辭謝不起先生密陳天命實在章聖御詩曰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

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微詔總把三拳乞與君先生竟辭不至帝令使臣賜二女與先生以備執中柝先生却之回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一說希夷封為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三人以備酒

按故賦

太宗賜希夷先生詔勅華山道士陳搏混跡窠中棲心物外養太素浩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但守志於林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予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川途暫來城關決旬廷遇弘溢居多白雲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遠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由為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事或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王祥每事供須乍返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春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賜茶綰詔曰勅朕居九五之尊雖數年用兵而一心利物乃者鸞旌南狩江表來庭款誠屢聲於軍前方物咸陳於闕下既能效順遂命班師以汝早乘塵寰高居物外自得逍遙之趣不驚寵辱之心鎮彼置浮有足嘉尚俾均賜費用獎隱淪今賜汝云云河潼氣來連嶽地靈攝道知方諒多休社臨軒翹矚寤思在懷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賜汝細白絹三十匹蠟面茶一十斤研膏茶二十斤鴉山茶二十斤詔至可領也先生

嘗立於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蓋秋為萬物之所斂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遂抵華山得古雲臺觀故基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著三峯寓言五十首時境內有虎食人先生至其處叱虎令去自是虎不為害雍熙中先生因吟望仙掌坐對瀑流指隙地曰此比極之舊地也吾嘗夜見神人衣黑衣頂冠掌中有朱書字示吾其文曰比極開同紫微帝君之殿先生因曰開同者因天地而生故為北辰也乃命弟子搆之俟際張觀將舉進士以問先生曰侯張二生今年登科不如來年是年春省黜其名明年中第皆如其言

太華希夷志卷上

太華希夷志卷下

卷九

登仕郎河中府知事張齊銘纂集補撰

初張忠定公垂崖詠華山陳圃南欲同隱華山希夷曰他人即不可如公者吾當分一半相奉然公有官職未可議此如失火家待公救豈可不赴也公別搏搏以宣毫十枝白雲臺墨一副蜀牋一角為贈公謂搏曰會得先生意驅詠入閣處去曰珍重珍重搏送公回謂弟子曰斯人無情於物達則為公卿不達為帥乃贈詩一絕云征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閑養老也須憂恤鬢邊蒼公始不諭其意後更鎮西蜀馳驛過華陰不暇與希夷相見寄詩與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剛欲清流擬置君今日星馳劍南去迴頭慚愧華山雲後公西蜀回有詩云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公晚年有瘡發於鬢治久不差遂自請金陵養老以鬢瘡卒果如其言錢文禧公若水少謁希夷求相邀入山齋地爐畔見老僧擁壞衲瞑目附火錢